

移民、大量的難民、以及正處在對權利剝奪產生自覺的公民社會。許多難題的產生來自更新「脫民主化」的動力或孤立肯定的制度（例如自治團體、中央銀行、新興的私人組織等），以及來自選舉的壓力、合法的挑戰、以及公共責任的程序。國家安全機構的「正常化」以及安全行動的性質，都證實了最近布希總統在就職典禮中所談到的，他特別擔心以防衛民主之名而成長的獨裁政權。

當代民主面對更多挑戰，包括因為關心民主政治中技術專家的角色與正當性而出現新且痛苦的爭論。在某些領域中，像是幹細胞與毫微技術等研究，我們怎麼知道何時又該如何透過這些討論瞭解專家被允許規定制訂政策的詞彙？這些問題在十九世紀首次浮出檯面，他們維持拙劣地公式化以及粗糙地處理民主理論與實務，部分原因是他們不清楚何時與何處，在沙灘上畫的界線需要被用來對抗抑制權力的民主程序。另一方面，他們憂慮民主之家長期被一群新的傳播媒體所包圍，這些會腐蝕保護並養成民主政治的公眾氛圍，然後被可防止政治人物破產的政治自由媒體所取代，例如阿諾史瓦辛格等人就是如此。因此高爾也批評：「民主是一塊園地，在這裡有多種選舉被龐大的成本所操縱，這成本來自於沒有重要議題與會相互改變的候選人。」

這些不穩的因素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民主本身的基礎，這些不穩因素展現出過去幾世紀來，謙遜力量所努力的成果並不是在地球建立天堂的收據，而追求獅子的力量從來沒成功過，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民主急需為民主的不穩，找到新的思想與可行有效的診治，其中有些民主已經被政治會議所取代。例如芝加哥組成社區管理委員會，每個月利用「社區對抗會議」的方式，讓有興趣的居民有機會參與，讓警察知道隨著其行為而產生的責任而謹慎使用權力。巴西也有參與預算制訂的經驗，希望藉著共同決定公共預算來提高城市居民改善公共設施的能力，而這在以前容易因贊助的費用而扭曲原意。許多革新在精神與影響層面上都是地方性質的，這種由地方或鄉間區域主導的例子——如同為不良份子設立新的公共基金並試圖減少不良影響的產生——是不足的，但我們卻在其中看到平等的重要性。然而，對民主以及其具爭議性的靈巧謊言最大的挑戰，則是在跨國界權力的關係中。我們的世界在全球法律與政府整合面向有著急遽的成長，有越來越多跨國界的新聞工作以及公眾辯論，甚至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擴張，有些事情內含著如同甘地的世